

邱承宗－用圖像為臺灣紀錄生態

—用圖畫說故事的人之九

陳玉金 ◎ 兒童文學工作者

邱承宗，1954年生於臺中市，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攝影專門學校。曾任職攝影公司、雜誌社，和朋友開DIY店。後受聘於光復書局《兒童日報》擔任攝影顧問。離開光復書局後，創辦紅蕃茄出版社擔任總編輯，致力出版本土素材，期待孩子們的閱讀世界中能有更多臺灣經驗。插畫作品曾兩次入選義大利「波隆那兒童插畫展」，得到國際好評。著作有《光腳丫的爸爸》、《獨角仙》、《蝴蝶》、《昆蟲飼養》等，2007年結束紅蕃茄出版社，今年9月出版最新著作《池上池下》。



◆ 童年生活

邱承宗小時候是由阿公、阿媽帶大的。阿公在臺中租房子，房間只有3坪左右，很小一間；因為阿媽在戲院附近擺攤賣香煙，每天一大早，邱承宗就跟著阿媽出門照顧攤子。由於阿公是中醫師，常常在上班之餘，到香菸攤幫阿媽的忙，同時為附近的鄰居、路人看病。

還沒唸小學以前，阿公常常背著邱承宗一起去行醫；出門看診，手上一定會提著一個用布包著的盒子，裡面有硯台、毛筆、墨以及幾張紙，還會夾放一本漢醫的書籍，書裡面是沒有逗點的古文。一直到現在，邱承宗還記得曾經在一個下雨過後的夜晚，阿公背著他，走在昏黃的街燈下，看著阿公的白頭髮，聞到一股淡淡的髮臘香味，不知道為什麼，年幼的邱承宗流下了眼淚。

在阿媽的香菸攤附近，大概隔四、五間店，有一家「成功戲院」，在那個還沒有電視機

的年代，電影院幾乎是普羅大眾的社交、娛樂場所。邱承宗經常溜進戲院看霸王戲，望著戲院內那塊大螢幕，看到日本、西方的各種人、事、物，更妙的事是還會說些奇怪的語言，對他來說，是一件很神奇的事。他甚至，曾經偷偷的爬到螢幕前面，觸摸那片平淡無奇的螢幕，也跑到後臺想要知道「他們」的來歷。但是，小腦袋實在想不出原因，便去纏著剪票的阿姨問東問西。阿姨被問到煩不勝煩，便帶他去播映室參觀，從此，邱承宗不但理所當然的觀看霸王戲，還在播映室有個居高臨下的特別席。

每次看完電影，邱承宗都會隨便拿東西到處亂畫，造成鄰居的困擾，於是他們向阿嬤投訴了好幾次，阿嬤雖然板著臉罵了幾句，甚至會拿藤條讓他的屁股添加色彩，倒也沒有極力反對。有一天，阿公拿了一隻粉筆給他：「你要畫，就在地上畫，畫完了，記得沖水擦乾淨！」得到了粉筆，他開始畫，心裡覺得好神奇，用粉筆畫圖，不像拿著石頭必須很用力才畫得出來，而且還可以畫粗細不同的線條。電影對邱承宗的影響很大，到現在，他依舊喜歡看漫畫書、DVD、電腦等具有影像的畫面，而在寫故事之前，頭腦總是先浮現一幕幕影像，再出現文字的結構。

童年，除了看電影、漫畫書，還有一個影響邱承宗比較深遠的事情，那是漫畫書店舉辦的著色比賽。老闆把四郎、真平等漫畫人物的線條稿印成沒有上色的畫稿，每週舉辦一次塗色比賽，而如果月賽得獎的話，就可以獲得一盒水彩。邱承宗的第一盒水彩，就是這樣得到的，不過倒也奉上不少大鈔購買塗色稿紙。常畫、常看、常參加比賽，他想這些事情對於他往後走上繪畫的路，都有幫助吧！

◆ 從繪畫到攝影

邱承宗的繪畫啟蒙老師是初中時期的美術老師林明璟，當時她看到邱承宗國小的畫圖比賽紀錄，對他特別注意。林老師是師大美術系國畫組畢業，為了教導學生們知道什麼是西畫，特別去買了一套日本集英社出版的「世界名畫系列」叢書，還邀請幾個同學去她家看這套書。老師常常利用放學後的時間，教導幾位喜歡畫圖的同學們繪畫技巧、紙張特性以及各大名家的趣事，那時邱承宗才慢慢知道「繪畫」是一條滿艱辛的旅路。

初中時期，邱承宗在新成立不久的學校就讀，因為學校位在臺中市郊，校園周圍沒有圍牆，後面是雜草空地和一大片的稻田，因此，蛇在校園內爬來爬去、青蛙跳來跳去是司空見慣的事，朝會的時候，甚至會看到蛇在空中飛過，那是因為講臺上的人訓話過長，學生按捺不住煩躁，把從眼前經過的蛇踢出去而引起小騷動。

阿公在邱承宗國小四年級那年過世，和阿嬤相依為命了兩年，不知什麼原因，阿嬤搬到新

竹親戚家，而他則搬回到父母親家住，但是在初二那年父親過世之後，搬到學校附近同學家。由於同學家以農維生，所以他就成了農家子弟的一份子，和同學共用一個房間，左邊是牛舍，右邊是豬舍，晚上睡覺時，還會有蛇掛在樑上慢慢爬過去，有時一回頭，窗戶上就吊著一條蛇，不過只要不冒犯牠，牠也不會刻意咬人一口。

回想起初中生活，在邱承宗的腦海中，仍然留下許多難忘的回憶；那時的年代，河水清澈，沒有農藥或工業污染，鰻魚、泥鰍、河蝦成群；到處都是昆蟲……。他在1993年出版的《光腳丫的爸爸》那本書，就是當時的生活寫照。白天幫忙巡田水、挑肥、播種和割稻、打穀，夜晚則和同學，以及同學的哥哥爲了第二天的早餐菜餚，背著電瓶沿著住家周圍的水圳四處去，電到的食物有泥鰍、鯽魚、鰻魚、蛇等五花八門，也是第二天早餐時間的興奮話題。



·《光腳丫的爸爸》（陳玉金/圖片提供）

初中畢業，邱承宗本想投考普通高中，但是母親並不希望，因爲在那個年代，有錢人家的小孩長大後大部分都去當醫生，而貧窮人家，就會希望小孩有一技之長，不過他很想升學唸美術。父親在還沒過世前，就極力反對他畫圖。後來，邱承宗如父母所願的進入高工電子科，不過那段歲月，他每天打架鬧事、騎著自行車四處遊蕩。直到目睹好友因爲騎機車載女友出遊，發生車禍，女友因此身亡，這才改變了他的人生。

因爲這個巨大衝擊，讓邱承宗變得非常認真的求知，常泡在圖書館看書，而後悔浪費了太多時間在沒有意義的爭端；以前沒有好好的看過課外書籍，但是從那時候開始，當周圍的同學都在唸電子相關的書，只有他對心理學、社會學、考古學……產生莫大興趣；這些書對他有相當大的幫助。他沒有目的拼命閱讀，只是希望知道更多學海裡面的東西。其實小時候和阿公在一起生活的時候，邱承宗都是名列班上前五名，阿公過世後，才逐漸遠離書籍。

高工畢業後，在母親的安排下，到電子工廠上班了半年多，無意間，由表妹口中得知有一個專門教學生畫畫的學校，於是決定辭掉工作，準備考這個學校。然而母親相當反對，她無法理解工作穩定，同時升任小組長職務的兒子，爲什麼要放棄眼前的一切，去追求難以溫飽的志向？不過他認爲已經完成父親生前交代的遺願放棄就讀高中，畢業後也乖乖的去上班，只是不想這樣過一生！衝刺了一年，他考上了美術科，然而在那個學校，沒有多久他就休學了，因爲

該校課程僵化，讓他失望。

休學後，邱承宗到傳播公司上班做美工，一面工作也一面找書讀，後來轉到雜誌社工作而儲存了一些錢，本來想買房子，公司也答應幫忙，不過忽然突發奇想的想出國唸書。本來預定去義大利學建築，打電話告訴母親，但是她希望不要去那麼遠，到日本就好。

邱承宗到了日本，進入語言學校學習了八個月左右的日文文法，就去參加武藏野大學美術科的考試。他很喜歡武藏野大學，初試通過了，打電話回臺灣，但母親說：「當初你不是不喜歡學校的教育嗎？為什麼還要重頭唸呢？」其實那時候，他非常想去武藏野大學，因為那是日本非常好的藝術學校。

◆ 返臺工作

在日本課業結束回臺灣後，邱承宗在攝影公司工作兩個月，後來再回雜誌社上班。也因為在雜誌社擔任過美編的工作，促使他養成在意使用的素材在印刷後所呈現的效果，因為這個習慣，每次畫畫而使用顏料時，都會考慮該色系變成印刷品後的視覺效果；遇到無法判斷的狀況，立刻請教印刷廠，所以他使用的色彩，大多是用印刷成品的感覺去調色。

離開雜誌社之後，邱承宗和朋友合開DIY公司，由於光復書局籌辦《兒童日報》初期，正在找尋攝影顧問，便被朋友介紹去訓練新人，後來又因緣際會擔任美術顧問。在光復書局那段時間，他的工作就像開發部隊一樣，擔任過《兒童日報》的顧問，也轉任出版部經理、開發部經理；對他而言，擔任開發部經理是個生命旅程的轉捩點。

當時經常出差，到中國或日本去找尋出版來源、與畫家商討作畫內容。有一次和老闆的兒子去日本拜訪學研出版社；光復書局與學研出版社本來就有生意往來，在當晚的餐會上，該公司負責國際事務的部長，不知道是故意還是無心的說起，「一個人一生當中會有三次機遇，這些機遇大概分布在二十歲、四十歲、六十歲左右……臺灣現在正是動亂的開始，也即將動亂結束，如果沒有好好地掌握，就會失去機會。」

邱承宗聽了學研出版社國際事務的部長這番話之後，感到相當震撼，當晚在飯店內，再三思索部長的話……沒錯，當時臺灣正好解嚴，很多狀況不明，但是隱隱約約的透露出整個社會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牽引，一股破繭而出的力量正衝撞著臺灣各角落，而如果正如部長的人生經驗，人有三次機遇，那麼他已經失去了二十歲那年的大好時機，不可連四十歲唯一的機會都輕易放過！

離日本考察不到一星期的時間，便辭去光復書局的工作，周圍的人都嚇了一跳而眾說紛紜。而在光復書局任職大約四年，最大的幫助，就是奠定了他對兒童文學這塊領域的認識。

◆ 成立紅蕃茄出版社

邱承宗在成立紅蕃茄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時，並沒有相當清楚的願景勾勒，只是想到他要做出版，要做本土原創的作品。他想延續光復書局可以做、能做、也應該做卻不願意投資的「創作元年」觀念；而行銷部分，他很清楚要做店銷書，並且儘量不做套書。

公司剛開始運作，出版了4本翻譯的偵探小說，主要的目的是換取本土創作的時間，於是多方邀集畫家畫魚類、鳥類書籍，只可惜他們都認為邱承宗不懂生態，有些人雖然答應，不過後來都沒有下文；當時，他實在希望自己只是純粹的企劃編輯，而能全方位進行臺灣人文、生態的出版工作，不過隨著時間流失，一一碰釘子，期待與事實的落差讓情緒陷入谷底。

策劃昆蟲書籍時，不但找不到畫家作畫，連審定的顧問人選也再三受到刁難！這些不愉快的經驗讓人相當沮喪，就在此時，他不經意的看到一張小小的名片，心中暗想如果這次又是碰壁的話，生態系列就暫告一段落，或許應該適應出版生態，乖乖的向日本購買版權吧！於是他打電話給名片記載的木生昆蟲博物館臺北分店，館長的女兒很客氣的說他爸爸才是專家，而要他直接南下埔里與館長會談。余清金館長是個六十幾歲的人，很客氣，聽完他的描述，當場表明如果需要標本，可以無條件借回去，而如果不小心弄壞了就算了，也不用支付任何費用。而關於臺灣生態系列中的昆蟲類書籍，本來不是他要畫的，但是再三找不到人畫，只好自己畫，沒想到從此以後，卻成為一直到現在還欲罷不能的工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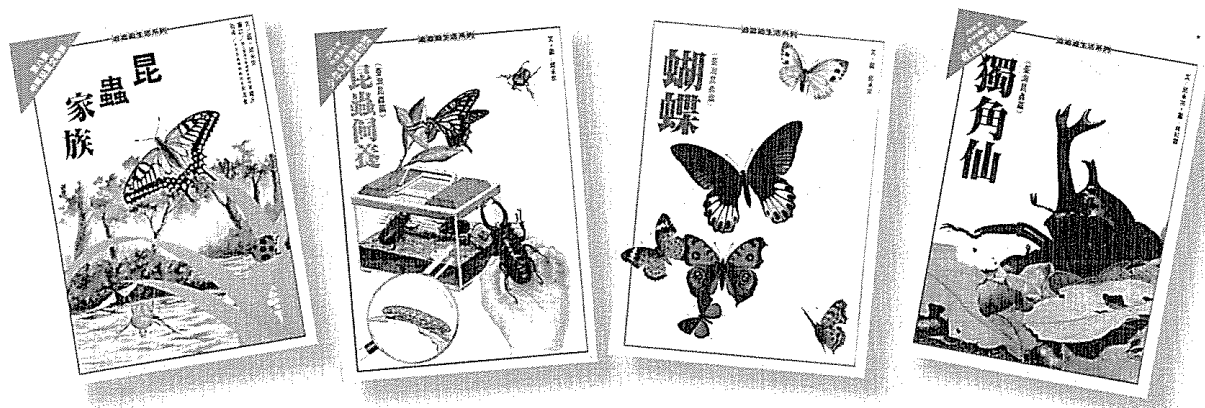
完成《昆蟲家族》這本書後，雖然畫作不是很成熟，但是小時候喜歡昆蟲的記憶都被誘發出來，感覺好像有人把他腦中的水龍頭打開而水流源源不絕。後來常去埔里向余館長討教昆蟲各種趣事，自己也拼命透過日文書籍吸取相關知識；自從向木生昆蟲博物館購買了一對獨角仙飼養之後，就對牠們的生態行為深深著迷，而繼續飼養锹形蟲，金龜子，蝴蝶，蜻蜓……也因為不斷的依季節飼養各種昆蟲，他才有辦法寫出《昆蟲飼養》這本書。

邱承宗拿《昆蟲家族》畫稿給光復書局的前日本顧問指教，他說這是一條可以發展的路線，但是必須持續十年才能看到成果，而且他認為邱承宗的作品很冷、沒有感情。於是，他不斷地檢討，後來發現自己畫的內容幾乎都是取自標本、攝影；於是從那以後，便開始勤跑野外觀察，了解昆蟲和牠們生長環境的植物相，以及其他昆蟲的關係。

《獨角仙》這本書，是他和朋友去採集獨角仙的時候，忽然看到一隻母蟲的屍體而觸發的想法，然後腦海就出現一幕幕影像，於是趁著朋友還在採集的空檔，鑽進車內打開大燈，把腦中的影像鬼畫符般的紀錄下來，回到臺北，再將畫面轉成文字結構。

2000年，邱承宗以《蝴蝶》這本科學繪本得到義大利波隆納國際插畫展入選，那時期的畫

風和觀念就開始轉型了，2005年以後，他已經有能力透過畫面傳達訊息給觀看者；他希望小朋友能看到比較接近真實的棲地，而不是單一物種的表像。



·《昆蟲家族》、《昆蟲飼養》、《蝴蝶》、《獨角仙》。(陳玉金/圖片提供)

◆ 持續創作科學繪本

從接手《昆蟲家族》的插畫工作起，十餘年來，邱承宗不斷吸收昆蟲方面的相關知識，勤於閱讀、攝影、採集、紀錄，漸漸累積各種昆蟲的棲地環境。一直到有一天，發現自己開始可以創作自然和思考什麼條件、動作最能表達昆蟲的生命力，不再只是看到什麼，就畫什麼。回想以前是，「如果要畫锹形蟲，就把標本找出來，再合上拍攝的環境來畫。」而他現在已經能做到，「若想哪種昆蟲，腦海中就自動出現該昆蟲的棲地影像。」

邱承宗作畫的習慣是，畫草稿時相當隨便，可能只有數筆自己看得懂的線條就結束了，不過畫在描圖紙上的底稿就非常精緻，而那張描圖紙不但是構圖、定稿的來源，同時也是色彩的假想稿。當畫完描圖紙的定稿作業時，實際上心中的影像已完成大部分，只差將它畫到圖畫紙的具體呈現。但實際進行每幅畫的作畫時間很長，他以1天14個小時計算，需要畫15個工作天。

在九二一大地震過後，邱承宗一直沒有再作畫出書，雖然在別人的眼中，他都沒有新作品問世，不過實際上還是有畫一些實驗性質的小品。例如〈臺灣保育類昆蟲〉插畫5張，入選了2006年義大利波隆納國際插畫展。同時間，他也持續創作關於臺灣保育類的昆蟲，希望能夠靈活取材，也構想寫一些關於昆蟲行為的書籍。

去年8月，紅蕃茄出版社創業作「美的系列」的作者黃宣勳老師因病過世。邱承宗在當時決定結束紅蕃茄出版社。消息傳出後，多家出版社知道他的創作實力，紛紛向他邀約出書。今年9月，距離2000年出版《昆蟲飼養》之後，將近8年的時間，由他撰文繪圖的第一本臺灣本土蜻蜓生態全紀錄繪本《池上池下》出書，這是他長久記錄大直洩洪池之後得到的靈感。好友施政廷

特別認同邱承宗默默耕耘的成果，「在高喊愛臺灣的旗幟同時，到底我們對臺灣又瞭解多少？……沒錯，就是要這樣的作品！」而接下來，邱承宗已經在進行新書的工作，未來將承接這個系列，創作出更多關於這塊土地的物種和生態，且適合兒童閱讀的精采圖書。

◆ 邱承宗著作書目資料

1. 大洞洞小洞洞 陳木城文；邱承宗圖 光復書局 1990.10 ISBN 957420535
2. 光腳丫的爸爸 邱承宗文圖 紅蕃茄文化事業公司 1993.1 ISBN 9578688121
3. 澎湖奇航記 邱承宗文；陳玉嵐圖 紅蕃茄文化事業公司 1993.8 ISBN 9578688083
4. 昆蟲家族 邱承宗文圖 紅蕃茄文化事業公司 1995.5 ISBN 9578688261
5. 獨角仙 邱承宗文；林松霖圖 紅蕃茄文化事業公司 1999.3 ISBN 9578688415
6. 蝴蝶 邱承宗文圖 紅蕃茄文化事業公司 1999.10 ISBN 9578688423
7. 昆蟲飼養 邱承宗文圖 紅蕃茄文化事業公司 2000.12 ISBN 9578688482
8. 池上池下 邱承宗文圖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008.9 ISBN 9789866582219

後記

本文的完成，特別感謝邱承宗先生多次受訪以及協助校正文稿。

